

《普門學報》發刊詞

星雲

六十年前，我還是青少年的時期，就讀於棲霞律學院，附驥在高齡的學長之後，當時我就想到：未來的佛教需要文藝化、俚語化、大眾化、電影化；不如此，則佛教不能普及於社會民間。

我一直認為，佛教的經律論浩瀚艱深，阻礙了佛教的弘揚、普及和發展，所以數十年來我一直節制佛教學術化的推動，雖然佛光山開山不久後即不斷的編印《佛光學報》，每年發行學術性的年刊，但我一直把學術性的研究，規範在少數人的學術會議上，從未對社會大眾熱烈的展開弘傳。甚至佛光山編纂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，乃至支助張曼濤編印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，也都是低調處理。但我個人一直希望用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戲劇、通俗講座來表達佛教深奧的妙理，因此發行文學性的雜誌、旬刊，甚至出版童話、漫畫、傳記、散文，乃至武俠小說等大眾化的佛教讀物。但現在佛教的環境不同了，佛教的學術著作應該輔助佛教文學的發展。

在此同時，多年來佛光山的弟子在世界各個大學所撰寫的碩、博士論文，為數可觀。加之與佛光山論交的學人師友，從台灣到中國大陸，從本土到世界各地，例如：日本的水野弘元、中村元、平川彰、前田惠學、鎌田茂雄，韓國的金知見、洪潤植，美國的蘭卡斯特、外因斯坦、恰保、麥克雷、華珊嘉等。以及中國大陸的樓宇烈、賴永海、方立天、楊曾文、湯一介、王志遠、程恭讓，台灣的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傅偉勳、藍吉富等。由於這些學術界的教授學者，他們的學術、思想、理念，實可做為現代人治學的典範；即使當中有的理念、思想和我們不同，但也可以做為學術研究之參考，故而佛光山乃興起彙集各方學者的學術論文之念，編印《普門學報》。

發行《普門學報》，另有以下數點意義：

第一，如上所述，佛教經過了通俗化的推動，基本上佛學已經普及於一般社會大眾之中，不但各大學佛學社團林立，各地佛教的出版物和圖書館也應時興起；在各方對佛教義學有了基礎，而且客觀的研究條件具足下，今又更上一層樓，推動學術研究，此足證明，佛光山推動的是與時俱進的人間佛教，絕非固步自封的抽象義學的佛教。

第二、除了前述佛教界的碩、博士人才之外，佛光山創辦的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、西來大學等三所大學，內中所開辦的未來學、生死學、生命學，以及佛學和宗教學等研究所，他們研究的領域也都與現代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，這些教授學者，他們的思想、理念，都能對當代有所貢獻，他們的佛學論著也需要有園地發表，未來《普門學報》當能負起這個使命，以不負所望。

第三、海峽兩岸分隔五十年的歲月，不但一般的社會、文化、思想有相當的差異，甚至台海兩岸與日本之間，對於佛教的研究也有許多的偏重。例如：過去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，都是抱著佛教的原典在研究；近半個世紀，中國大陸則以中國秦漢隋唐的哲學思想，以及社會主義來評論佛教；台灣不少學者則以現代科學來對佛教作比較研究。由於各地的研究皆具特色，本學報希望今後能把這些原典佛教、哲理佛教、科學佛教的學術論文加以綜合，以供有心者能再將佛教推往思想和學術的前導地位。

第四、近年來有關佛學論著的出版雖多，各地召開的佛教學術研討會也極為頻繁、密集。然而大部份學者莫不各執其是，彼此之間的資訊交流、知會，都嫌不夠，因此並未真正達成相互觀摩、研討的功能。本學報的發刊，希望能促進世界佛教活動資訊的共享，彼此思想的交流；能夠提供此一園地，發表論文、報導活動，期將這一世紀的佛教全貌，不斷地呈現在大眾之前。職是之故，未來有關英、日、韓等譯文的著作，也將酌量發表。

※

※

※

廿一世紀，這是一個「人間佛教」來臨的時機，我們希望拋開過去玄談、考據，甚至批評、辯難的佛教，我們要把佛教的研究論述落實在當代的社會，我們著重於人間社會層面的研討，我們致力於人間家庭倫理的建設，讓我們回歸到人間佛教生活化的懷抱。因此，未來我們也竭誠歡迎各界大德，不斷地惠賜有益於當代社會的論文大作。是所懇禱！